

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用字考察*

——以《海国图志》为例

李运富, 牛 振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 文章对《海国图志》所载欧美主要国家国名译词的用字情况进行了考察, 发现其用字情况总体上呈混乱不一的状况, 反映出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用字的基本面貌。文章认为, 这种情况的形成与汉语方言的影响等外部因素有关, 更是选用同音(音近)字和异体字、字形讹误等汉字系统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名译词用词应该规范、统一, 表音的准确性、字面意义的积极性、字际之间的区别性、字形书写的简易性、同音类聚的统一性应该成为译名用字的优选原则。

关键词: 《海国图志》; 国名译词; 用字; 成因; 优选原则

中图分类号: H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79 (2018) 02-0043-08

doi: 10.3969/j.issn.1000-2979.2018.02.007

鸦片战争前后(1820-1848), 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中文书刊大量印行, 使得外国国名译词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外来词进入汉语词汇系统, 其用字往往不同于本源词用字, 因此这也成为汉字职用学加以关注的对象。目前学界关于国名译词用字的研究成果很少, 偶见运用语言学理论研究国名译词时涉及国名译词用字的论著, 但尚未发现运用汉字学理论对国名译词用字进行分类、断代研究的成果。《海国图志》是清末集大成的世界地理著作, 出现了大量的国名译词, 故本文以《海国图志》为研究文本, 运用汉字职用学理论对其中欧美主要国家国名译词的用字情况进行全面考察, 以期探究其成因并提出国名译词用字的优选原则。

一 《海国图志》国名译词用字概貌

表1 《海国图志》29国国名译词用字表

现行用字	翻译方式	《海国图志》中国名译词的书写形式
奥地利	音译	阿士氏拉、阿士氏拉; 奥大利亞; 奥大里加; 奥地利、奥地利; 奥地里加、奥地利加、奥地里加; 奥地里亞、奥地利亞、奥地利亞、奥地理亞; 奥斯的里; 奥斯的里亞; 奥斯的亞; 歐色特里、歐色特厘、歐塞特里; 歐塞特里阿
	意译	雙鷹(國); 東國
比利时	音译	北爾日加; 北爾諸恒; 北義; 比勒治; 比利間; 比利時; 伯利諸恒; 彌爾尼壬; 密爾間; 惟理儀
波兰	音译	波羅尼、伯羅尼; 波羅尼亞、波羅泥亞; 波蘭、陂蘭
丹麦	音译	大尼、大呢; 埭尼; 丹麻爾; 低納馬爾加; 顛麥; 丁抹; 噠馬; 吝因; 領墨; 盈黎馬祿加

《海国图志》，清末魏源编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其中辑引了几十种鸦片战争前后的重要中文书刊。据同治七年（1868）陈善圻重刊本，全书共一百卷。^①限于篇幅，本文选取卷三十七至卷六十九标题中提及的欧美国家国名译词作为考察对象，重点考察有关书刊及魏源自撰文字对这些国名译词的用字情况。本文考察对象涉及国名译词的共计29国：奥地利、比利时、波兰、丹麦、德国、俄罗斯、法国、荷兰、挪威、普鲁士、葡萄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西班牙、希腊、意大利、英国、美国、墨西哥、阿根廷、巴拉圭、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危地马拉、乌拉圭、智利。^②29国的国名译词用字情况如下表所示：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历代训注古今字汇编及资料库建设”（项目编号：13AYY006）的相关成果。

丹麦	音兼意译	連國、噠國、璉國、捷國
	意译	黃旗（國）
德国	音译	阿理曼、阿里曼；爾馬尼亞；熱爾瑪尼；熱爾馬尼亞；日耳曼、日爾曼；日耳曼尼；亞爾彌亞；亞勒馬尼、亞勒瑪尼；亞里曼、亞利曼；亞墨尼；者爾麻尼；耶麻尼、耶瑪尼；乍密；雅爾馬尼牙
俄罗斯	音译	阿羅思；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戔羅斯、鄂羅斯、尼羅斯；羅利；羅車；羅沙；莫哥斯末；莫哥斯末亞
	音兼意译	戔國
法国	音译	勃蘭西；法蘭西；法郎西；佛浪斯；佛蘭西；佛郎西、佛朗西；弗蘭西；和蘭西；牙里亞；付蘭楚斯
	音兼意译	法國；佛國
荷兰	音译	和蘭、荷蘭、賀蘭；賀蘭斯苛
	音兼意译	荷國
	意译	紅毛番；紅夷
挪威	音译	那耳瓦；那爾威；那耳威社；那威；那委阿；挪爾圍；諾爾勿惹；諾而勿惹亞、諾爾勿惹亞；諾而勿亞；諾魯威；諾魯威亞；諾威；諾勿惹
普鲁士	音译	波路斯；波路西；波路西亞；布魯西；布魯西亞；布羅西；埔魯寫、捕魯寫；陂路斯、陂魯斯、破路斯、破魯斯；普魯上；普魯社；普魯士
	意译	單鷹（國）；帶輦
葡萄牙	音译	博都爾噶亞；伯爾都加里；博爾都噶；博爾都噶爾亞；波爾都瓦；博爾托噶里牙；布度基；布路亞、布路牙；布路亞士；葡萄牙、葡萄亞、葡萄雅
	音兼意译	葡國；葡萄地；葡萄國
	意译	大西洋（國）
瑞典	音译	瑞典；瑞丁；瑞蘭；瑞西；瑞西亞；蘇以天；綏林；綏亦古；雪而際亞；雪際；雪際亞
	音兼意译	瑞國
	意译	藍旗
瑞士	音译	瑞士；瑞子；蘇益薩、蘇益隆；綏沙蘭；束色楞
	音兼意译	瑞國
土耳其	音译	都耳基；都魯機；土耳其亞；土耳其、土耳其幾、土爾基、土爾幾、土爾機；土耳其、土爾其；圖里雅；土魯機
西班牙	音译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亞、西班牙雅；肆班斯苛；斯扁；倚西把尼；以西把尼亞、伊西巴尼亞、伊西巴尼亞、依西把尼亞、以西抱尼亞；意細班尼惹
	意译	大呂宋；大西洋（國）；呂宋
希腊	音译	希臘；厄勒祭、厄勒祭、厄勒祭；厄肋西亞；額勒濟亞、厄勒祭亞、厄勒祭亞；額力西
意大利	音译	以大利、以大里、伊大里、伊大理、伊達里、意大里、意大理、依達里；宜大里牙、意大里亞、意大利亞、意達里亞；以他里
	意译	教宗國
英国	音译	諳厄利；諳厄利亞；及列的不列顛；膺吃黎；英圭黎；英吉利、英機黎；英倫；英倫的；膺乞黎
	音兼意译	英國
	意译	紅毛番
美国	音译	美利哥、美里哥、美理哥；米利加；米利堅、彌利堅；咩里千；育奈士迭、育奈士造
	音兼意译	北亞米利加兼攝列邦；美理哥兼攝邦國
	意译	合眾國；花旗（國）；兼攝邦國；聯邦國
墨西哥	音译	麥西哥；美詩哥；墨是哥；墨是可；墨西哥、墨息哥；墨西哥；墨西可、墨西科、默西可；墨西哥科；審斯果
	音兼意译	麥國

阿根廷	音译	阿爾仁的納；孛臘達；拉巴拉答；拉巴拉他；拉巴他；由乃的朴拉文士士
	音兼意译	巴拉大河；巴拉大河花旗國
	意译	銀國
巴拉圭	音译	巴拉乖；巴拉圭；巴拉危涯；巴拉吳愛
巴西	音译	巴西、巴悉；被西；巴拉西利；伯西爾
秘魯	音译	北盧、北路；孛露、孛路；比魯、庇魯、庇魯、畢盧、秘魯、祕魯；伯路
玻利維亞	音译	玻利非亞、波利非亞；波里維；波里維亞；破利威
	意译	高北盧；高伯路
哥伦比亚	音译	果攬彌阿；哥伦比亚；金加西臘；可倫巴；可倫比；可倫比亞
危地馬拉	音译	瓜的馬拉；跨的馬刺；危地馬拉；危亞地馬拉
烏拉圭	音译	烏拉乖；烏路危
智利	音译	濟利；芝利、治里、治利、治理、智利、智理

考察结果表明：

（一）每个国家都有音译国名，其译名用字歧异严重。

表 1 显示，29 国在鸦片战争前后都有音译国名，其译名用字歧异严重，主要表现在同一国家的同音译名使用了不同的汉字记录。《海国图志》中同一国家往往有多个音译国名，^③其中超过 10 个的国家有 10 个之多，加上用字差异，同一国家的国名译词书写形式最多可达 20 个，比如奥地利（Österreich/Austria）的音译名，根据其读音和用字的差异可分为如下 5 组：

（1）阿士氏拉、阿士氏拉

（2）奧大利亞；奧大里加

（3）奧地利、墾地利；奧地里加、奧地利加、墾地里加；奧地亞、奧地利亞、墾地亞、墾地亞

（4）奧斯的里；奧斯的里亞；奧斯的亞

（5）歐色特里、歐色特厘、歐塞特里；歐塞特里阿

上述 5 组书写形式之间的差异属于翻译的不同，同组书写形式之间音节的有无和语音差别大的（声母或韵母不同）也属于翻译的不同，而语音相同或相近（只有声母清浊不同、入声韵尾的有无与不同或声调不同^④）的书写形式如果字面不同，就属于用字歧异问题。如第（3）组的“奥”与“墾”，“里”与“利”“理”就是同一译音的不同用字。据此，表 1 中共有 42 组书写形式存在 60 组不同用字，去重后尚有 43 组属于用字歧异问题，按表中顺序列举如下：

- | | | |
|---------------|---------|----------|
| （1）氏-氏 | （2）奧-墾 | （3）利-里-理 |
| （4）色-塞 | （5）里-厘 | （6）波-伯 |
| （7）尼-泥 | （8）波-陂 | （9）尼-呢 |
| （10）耳-爾 | （11）馬-瑪 | （12）麻-瑪 |
| （13）厄-俄-哦-峩-鄂 | （14）厄-尼 | （15）郎-朗 |
| （16）和-荷-賀 | （17）而-爾 | （18）埔-捕 |

- | | | |
|-----------|-----------------|-------------|
| （19）陂-破 | （20）路-魯 | （21）牙-牙-亞-雅 |
| （22）薩-隆 | （23）基-幾-噠 | （24）把-巴-抱 |
| （25）祭-祭-祭 | （26）額-厄 | （27）濟-祭-祭 |
| （28）以伊意依 | （29）大-達 | （30）宜-意 |
| （31）吉-機 | （32）利-黎 | （33）米-彌 |
| （34）迭-造 | （35）西-息 | （36）墨-默 |
| （37）可-科 | （38）西-悉 | （39）盧-路 |
| （40）露-路 | （41）比-庇-庇-畢-秘-祕 | |
| （42）玻-波 | （43）芝-治-智 | |

（二）多数国家有意译国名或音兼意译国名，其中个别音兼意译国名存在用字歧异。

表 1 列的 29 国中，17 国有意译国名或音兼意译国名。完全意译的国名由于用字上要求形义相应，除了理据和语素本身的不同，通常不会出现用字差异，但音兼意译国名中也有用字不同的，这仍然体现在音译的部分。如丹麦的国名音兼意译为“lian 國”，就有“連國、噠國、璉國、璉國”等不同书写形式，其中的译音“lian”用了不同汉字记录。

二 国名译词用字歧异的成因

由上可见，国名译词用字的歧异主要是音译用字的不同。当时学者已注意到这种现象，《海国图志》卷五十三辑引《记英吉利》部分：“英吉利，一名諱厄利，一名英機黎，一名英圭黎，在粵東貿易曰英吉利，蓋對音翻譯無定字也。”^{[8]1388}为什么会“对音翻译无定字”呢？其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两个大的方面：

（一）社会文化影响

鸦片战争前后，广东是中外交流的重要区域。《海国图志》辑引的书刊中，鸦片战争前后刊行的书刊的编著者多为广东本地人或广东生活经历的人，故国名译词用字受粤方言的影响最为明显。比如《海国图志》卷四十七辑引《地理备考》部分“蘇益薩國”下魏源注曰：“蘇、綏、瑞三字音近，亦

猶瑞丁之作蘇以天也。”^{[8]1265}按照今天的普通话读音,“苏”“绥”二字声母 s 为齿音,“瑞”字声母 r 为舌尖后音,三字读音存在明显差异,魏源的注释似不可信。而按照粤方言音,三字读音如下:苏 sou1 绥 seoi1 瑞 seoi6,^⑤三字声母相同,韵腹相同,读音接近。可见“苏、绥、瑞三字音近”是以粤方言为语言背景的,在粤方言中,“苏、绥、瑞”读音近同,可以用来记录同一个译音,从而造成译音用字不同。

同样,表 1 中“秘鲁”(Perú)的音译名有“北盧、北路、比魯、庇魯、庇魯、畢盧、秘魯、祕魯”等书写形式,按照粤方言读音可以分为 2 组:

(1)北盧 bak1lou4 北路 bak1lou6 畢盧 bat1lou4

(2)比魯 pei4lou5 庇魯 pei2lou5 庇魯 bei3lou5 秘魯 bei3lou5 祕魯 bei3lou5

上述 2 组书写形式之间的差异属于译者对外源语词语音感知的不同,而同组之间的“北-畢”“盧-路”“比-庇-祕-祕”则属于用字歧异问题,这种用字歧异多半也是其粤方言读音相同相近的缘故。

粤方言对国名译词用字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粤方言音对用字选择的影响上,还体现在粤方言字的使用上。粤方言字中大量的表音字,其创制方式为固有汉字加口旁,比如喇、啲、啫、咽等。^{[1]208}英国(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被节译为“及列的不列顛”,其中的“顛”不见于传世字书,实为当时粤方言中由固有汉字“顛”左边加口旁创制的方言新字。丹麦(Denmark)译名中的“噠馬、噠国”,其中的“噠”也是在固有汉字左边加口旁创制而成。

粤方言对国名译词用字的影响在《海国图志》卷五十三辑引《〈台湾进呈英夷图〉说疏》部分可以找到内证:“地名人名翻譯殊難,漢人或通其語,而不通其文。……乃使鄭阿二(英国人所雇华人助手,笔者注)傳顛林(英国人头目,笔者注)之言,以廣東土音翻譯出之,間有誤者,顛林似有覺之,而每指正其誤。”^{[8]1417-1418}英国人顛林在沿海活动,带着广东人做翻译,由广东人将英语翻译为“广东土音”,这一事实证明,鸦片战争前后粤方言对外来词用字产生影响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

当然,口旁虽然能够提示口旁字的译音功能,但口旁字笔画多、结构臃肿,给书写和印刷带来不便,所以魏源在编写《海国图志》时有意摒弃口旁字,而采用通用汉字。比如《海国图志》卷五十二辑引《海录》部分英国(English)记作“英吉利”,查海山仙馆丛书咸丰辛亥版《海录》原文,“英、吉”二字均加口旁。^{[9]48}使用者的刻意汰选限制了口旁

字的使用,以致现在的国名译词用字完全淘汰了口旁字,上文提到的“顛、噠”也成为死字。

(二) 汉字系统的影响

从汉字系统内部考虑,导致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用字歧异的因素有选用同音(音近)字、选用异体字、字形讹误等。

1 选用同音(音近)字

如不计声调,汉语的音节只有 400 个左右;如考虑声调的不同,汉语的音节数量为 1300 个左右。而汉字的数量多以万计,故汉字中的同音字数量多,读音相近的字数量更多。汉语中音节的界限清晰,一个音节一般用一个汉字记录,多数词只有一两个音节。而印欧语系的语言造词时音节的数量不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一个词往往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汉外语言的这种差异反应在音译国名上,译者往往要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来记录其读音。又因译者在选择记录用字时只考虑读音的相似性,所以即使他们拥有相同的语音感知,也可能会选用不同的汉字来记录同一个国名译词,从而导致同一国名译词出现用字不同的多个书写形式。

《海国图志》卷三十九《海录》记载:“大呂宋國,又名意細班尼惹……”魏源案:“意細班尼惹即以西把尼亞,音同字異。”^{[8]1072}魏源案语中提到的“意細班尼惹”和“以西把尼亞”都是西班牙(España)的音译名,他说二者“音同字異”,其实以普通话读音来看,二者是“音近字異”。“意細”两个字与“以西”两个字有声调的区别;“班”与“把”声母相同、韵腹相同,差异在“班”有韵尾 n 而“把”没有韵尾;“惹”与“亞”差异大一些,但以粤方言读音来看,考虑“惹”与“亞”受前一个字“尼”韵尾 i 的影响,二者字音也相近。^⑥魏源的“音同字異”说,反映出他意识到了音译国名存在用字差异的问题,而且揭示出选用同音(音近)字是音译国名用字不同的原因之一。

从《海国图志》的国名译词用字情况来看,当时选用同音(音近)字记录同一音译国名的现象很普遍,比如意大利(Italia/Italy)的音译名有以下 2 组书写形式:

(1)意大里亞、意大利亞、意達里亞

(2)以大利、以大里、伊大里、伊大理、伊達里、意大里、意大理、依達里^⑦

上述 2 组书写形式的用字,普通话读音声韵无别,粤方言读音“大”和“達”的字音微殊。因而“意-以-伊-依”“大-達”“里-利-理”都属于选用同音(音近)的字。

再如土耳其(Türkiye/Turkey)的音译名有以

下2组书写形式:

(1) 土耳其、土爾其、土爾其、土爾其

(2) 土耳其、土爾其^⑧

上述2组书写形式的用字,普通话读音声韵无别,粤方言读音声韵全同。因而“耳-爾”“基-幾-噠”也属于选用同音(音近)的字。

受音译国名可以选用同音(音近)字记录的影响,音兼意译国名的用字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如丹麦(Denmark)可音译为“噠馬”,也可以缩略为语素“lian”,与汉语固有语素“国”构成译名“lian國”,有“連國、噠國、璉國、槌國”等书写形式。“噠”字是专为记音而新造的口旁字,而“璉、槌、連”则是选用了不同的同音字。

意译国名的用字偶尔也有同音(音近)替换现象。比如普鲁士因其国商船悬挂着带有单鹰图案的旗帜被称为“單鷹”,书写形式有“單鷹、帶輦”2种。“單鷹”与“帶輦”读音相近,^{[10]275}显然“帶輦”已经不能直接表达“單鷹”这个译名的意义,它的功能只是记录“單鷹”这个词语的语音,当视为“單鷹”的音近替换形式。^⑨我们认为这种意译国名用字的同音(音近)替换现象实际上也是把“單鷹”误认为音译国名的结果。

2 选用异体字

异体字的存在本来就是供人选用的。记录同一国家的国名译词而选用不同的异体字,自然会导致同一国名译词出现不同的书写形式。异体字的范围可宽可窄,从用字的角度而言,通常只指有结构差异的不同字符(异构字);同一字符的异写形式(异写字)如果没有表达功能的变化,一般不看作用字不同。比如希腊(Graecia)的音译名有“厄勒祭、厄勒祭、厄勒祭”3种书写形式,其中的“祭”是正确字形,右上角的构件为“又”,是持“肉(月)”的手,后讹变为两撇一捺的祭,又省漏一撇而成为祭,故出现了3种不同写法,属于异写字。但这些不同的写法并没有跟现有的某个字混同,也没有产生新的字位,更没有特别的表达意图,因而只是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虽然可以算作广义的异体字,但不能算使用了不同的字。下面只举结构不同的异体字(异构字)的用例。如:

(1) 庇魯-庇魯: 秘魯(Perú)。

“庇”“庇”为异构关系。“庇”“庇”均见于传世先秦文献。“庇”字《说文解字》释为“荫也”,本义为遮蔽、覆盖。“庇”字不见于《说文解字》,但见于汉印。^{[2]936}《集韵·纸韵》:“庇,具也。或作比、庇。”“庇,治也,具也。或作庇、比。”“庇”“庇”为同词异构字。^{[5]230}

(2) 秘魯-祕魯: 秘魯(Perú)。

“秘”“祕”为异构关系。“祕”字《说文解字》释为“神也”,本义为神秘,目前可见的最早用例为东汉少室石阙铭(123年)。根据梁春胜的研究,自汉字进入隶变始,构件“示”“禾”讹混,早期有马王堆帛书中构件“示”讹作“禾”的例子,南北朝时期碑刻材料中多见构件“示”讹作“禾”的例子。^{[6]332}而“秘”字目前可见的最早用例为北魏穆亮墓志(502年)，“秘”当为“祕”的讹变形体,此后长期作为“祕”的俗体字存在,如《干禄字书》以“祕”为正,以“秘”为俗;《广韵·至韵》:“祕,密也;神也……俗作秘”;《字汇·禾部》:“秘,俗祕字”。“秘”字的“禾”旁虽然是讹变而来,但“禾”是独立的成字构件,导致“祕”的构件变异,结构关系也需要重新分析,因而“秘”“祕”已经不是异写讹误的性质,实际上变成了同词异构字。

传世古籍中同词异构字的使用很常见,奇怪的是,《海国图志》中记录同一国名使用异构字的情况并不多,跟选用同音(音近)的借字情况很普遍形成明显反差。这其中的原因不甚明了,我们猜测可能跟译音字的借用性质有关。借用同音(音近)字时只管记音,很容易跟音译词的表音性质相应,而使用异构字时人们习惯作形义上的关联,所以常见于本用而不太适于译音选用。

3 字形讹误

字形讹误也是影响国名译词用字同一性的因素,其中有些字形讹误能够在汉字系统中找到依据,有些则属于偶见现象。如:

(1) 阿士氏拉-阿士氏拉: 奥地利(Österreich/Austria)。

“氏”讹作“氏”。“氏”为“氏”的增笔分化字,^{[4]1105}在古文字阶段构件“氏”“氏”就易混同,^{[11]52}楷书阶段二者形体仅差一点,且点画位置并不醒目,更易混同。故此处“氏”讹作“氏”。

(2) 厄羅斯-尼羅斯: 俄罗斯(Orus)。

“厄”讹作“尼”。

(3) 蘇益薩-蘇益隆: 瑞典(Sweden)。

“薩”讹作“隆”。

(4) 以西把尼亞-以西抱尼亞: 西班牙(España)。

“把”讹作“抱”。

(5) 育奈士迭-育奈士造: 美国(the United States)。

“迭”讹作“造”。

上述第(2)-(5)组也是由于字形相近导致用字讹变而形成的不同书写形式,均为偶见讹误现象,讹变形体与固有汉字同形。其中第(2)组“厄”上半部分书写变异讹作“尼”;第(3)组“薩”省去构

件“卅”，右上部分书写变异讹作“隆”；第（4）（5）组的“把”“迭”都是因其中一个构件书写变异而分别讹作“抱”“造”。

第（1）-（5）组书写形式中都有记录音译国名的不同用字，但不同用字的读音并不相同，所以不属于同音（音近）字的选用现象，而应该是字形讹误现象。我们从外源语词与书写形式的语音对应情况可以判断其中哪个用字是正确的，哪个用字是字形讹误而造成的。字形讹误造成的特殊用字与外源语词的语音差别较大，无法准确记录译音，有必要经过考证后加以勘正。讹误用字的出现，或是由于译者笔误，或是由于刊刻错误，都属于非正常现象，严格来说并不是主观用字问题，但客观上造成了用字不同的现象。

如果讹误的形体不成字或者没有变成别的字，那实际上就是同一个字的异写，应按原字形用法处理，不必看作不同的用字，如上文所举的“厄勒祭-厄勒祭-厄勒祭”中“祭”“祭”只是“祭”字的讹变异写，不能算用了另外一个字。如果讹误的形体产生了新的字位，那就等于使用了不同的异体字，如上文所举的“秘鲁”“秘魯”中的“祕”与“秘”。

记录音译外来词时对同音（音近）字、异体字的选用或换用一般来说可能是随意的，但也可能存在有意的情况，比如有意选用简易字、有意选用表义正面的字等，这正是音译用字可以加以规范和优化的基础。

三 国名译词用字的优选原则

同一个国名译词却有不同用字，跟同一个国名却有不同译词一样，都会造成表述的混乱和交际的困难。如果说这种情况在翻译活动的初期阶段难以避免，那么经过长期的试用磨合后，必然会对同一国名译词的不同用字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择，所以现在的国名译词已经基本统一，用字也有规范可依。从最初翻译时随意使用同音（音近）字、方言字、异体字、错讹字的混乱局面逐渐过渡到基本统一、规范的现状，其中肯定有不少优选原则在起作用。分析总结这些原则，对汉语理性接纳融合新的外来词，避免重走译名用字混乱的老路，无疑具有积极意义。考察国名译词最初的各种用字和后来哪些字被淘汰哪些字还在通行的历史事实，我们发现如下几个原则应该是优选用字时需要考虑的。

（一）选用或改用表音更准确的字

汉字内部的借用常以所记语词的音同或音近为条件，^{[5]201}音译用字当然也有语音相似度的要求。在规范国名译词用字的过程中，音译国名书写形式的读音与外源语词的实际读音相似度越高，音译的

效果理应越理想，其书写形式在优选过程中胜出的可能性就越大。比如秘鲁（Perú）的音译名有“北盧、北路、比魯、庇魯、庇魯、畢盧、秘魯、祕魯”等书写形式，按照粤方言读音可以分为2组：

（1）北盧 bak1lou4 北路 bak1lou6 畢盧 bat1lou4

（2）比魯 pei4lou5 庇魯 pei2lou5 庇魯 bei3lou5 秘魯 bei3lou5 祕魯 bei3lou5

以上2组书写形式的读音差异主要在首字上，第（1）组书写形式首字的声韵与第（2）组均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且第（1）组书写形式首字的声韵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即带有入声韵尾，而外源语词的语音中并没有入声韵尾。最终第（2）组中的“秘魯”胜出，说明表音准确的要求在这2组书写形式的优选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同样，意大利（Italia/Italy）的音译名有“以大利、以大里、伊大里、伊大理、伊達里、意大里、意大理、依達里”等书写形式，按照粤方言读音，这些书写形式首字和尾字的读音均为 ji、lei，第二个字的读音为“大 daai”“達 taat”，它们最大的区别也在于有无入声韵尾。最终“大”字胜出，“達”字被淘汰，也是为了顺应表音准确的要求，因为外源语词的语音中并没有入声韵尾。当然“大”行“達”废可能还与简易优选有关。

以上是选用表音准确汉字的情况，还有改用表音准确汉字的情况。比如《海国图志》中德国的国名译词均为音译名，依据外源语词 Allemagne、Germania、Germany 或 Германия 等音译而成的书写形式，读音与外源语词的实际读音相似度都较低。在规范国名译词用字的过程中，出现了根据外源语词 Deutschland 音译而成的书写形式——德意志，外源语词 Deutschland 的读音为 [ˈdɔʏtʃlant]，相比之下，“德意志”的读音与外源语词的实际读音相似度比较高，表音更为准确，最终“德意志”在优选过程中胜出，成为德国的通行音译名书写形式。

（二）选用或改用意义有关联的字，并且尽量避嫌求美

意译用字大都是有意义关联的。音译用字虽然只有记音功能，但受汉字表意性强的影响，使用者会不由自主地联想用字的理据，从而使音译名产生附加的感情色彩。故国名译词用字应当选用中性或带有褒扬色彩的汉字，避免使人产生不好的情感体验。但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用字是不讲究这一原则的，有时甚至故意选用有贬恶之意的汉字。如俄罗斯（Orus）的音译名记作“羅刹”，与佛经外来词“羅刹”词形相同。佛经外来词“羅刹”指恶鬼，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五：“罗刹，此云恶

鬼也，食人血肉，或飞空或地行，捷疾可畏也。”佛经外来词“羅刹”指称的恶鬼形象已深入国人内心，当读者和使用者看到俄罗斯音译名的书写形式“羅刹”时，自然会联想到该词形记录的佛经外来词“羅刹”的词义，从而对俄罗斯这个国家产生厌恶、恐惧的感情色彩与心理体验。这可能是因为清初沙皇俄国不断侵扰清朝东北边境，杀人掠财，所以清朝人用“羅刹”记录俄罗斯的音译国名。但这样的国名译词用字在正常的国家交往中是不适宜的，所以必然遭遇淘汰。

还有一些国名译词用字，未必含有贬恶之意，但容易引发人们产生负面的心理体验，因而也往往会被舍弃。如希腊（Graecia）的音译名记作“厄勒祭、厄勒祭亞”，俄罗斯（Orus）的音译名记作“厄羅斯”，都使用了“厄”字。“厄”字本义《说文解字》释为“木节”，但在实际使用中多被用来构造“厄运、困厄、厄难”等词语，容易使人产生负面联想，所以这些使用“厄”字的书写形式都未沿用下来。南美洲国家危地马拉的音译名记作“危地馬拉”，不但使用“危”字，而且与“地”字连用，很容易使人按照字面去推测音译国名的含义，产生该国处于危难险境的联想，按照“避嫌”的原则，这个国名译词的用字有优化的必要。台湾地区采用“瓜的馬拉”为其通用形式，沿用至今，相对就要好一些。

国名译词用字如果有褒扬、赞美之类正面的含意，通常比较容易接受而通行。如荷兰（Holland）的音译名记作“荷蘭”，其中的“荷”“蘭”都属于好字眼，有助于这个书写形式在优选过程中胜出。因为汉语中“荷”“蘭”象征品德高尚，是国人赞美、讴歌的对象。国名译词用“荷”“蘭”记录，可以给人带来正面的心理体验。同样，智利（Chile）的音译名记作“智利”，这两个字都能带给人好的心理体验，所以沿用至今。“英吉利”打败其他同音（音近）用字而通行也是这个道理。

此外，如果已有的书写形式不能满足求美原则的要求，也会出现改用新的书写形式的情况。比如意大利（Italia/Italy）的音译名有“意大利、意大理”等书写形式，优选过程中改用新的书写形式“意大利”，尾字改用“利”。还有美国（America）的音译名有“米利堅、彌利堅”等书写形式，优选过程中改用新的书写形式“美利堅”，首字改用“美”。

（三）选用或改用区别性强的字

为了增强国名的专用性和跟普通词语的区别性，音译国名用字可以选用低频字或者新造专用字，如“刺”“𪔐”等。但如果低频字易跟某些常用字相混，人们宁愿选用别的同音字，可见人们对用字区

别性的要求比较强烈。李荣先生曾论述过这种用字现象：“刺字和𪔐字相近，并且刺字常用。阿刺伯改为阿拉伯，马尼刺改为马尼拉，避免混淆，便于识字，同时减低了‘刺’的使用频率。”^{[3]107}他观察到“刺”“𪔐”由于形近而“刺”易讹为常用字“刺”的现象，同时揭示了地理名词原用“刺”字记录后来往往改用同音的“拉”字记录的原因。

前述奥地利（Österreich/Austria）的音译名记作“阿士氏拉”，讹作“阿士氏拉”，在国名译词用字优选过程中被淘汰，当是区别性原则作用的结果。凡是早期译名用字容易讹误的，后来大都被淘汰，如俄罗斯（Orus）音译名书写形式中的“厄羅斯、尼羅斯”，美国（the United States）音译名书写形式中的“育奈士迭、育奈士造”，瑞典（Sweden）音译名书写形式中的“蘇益薩、蘇益隆”，西班牙（España）音译名书写形式中的“以西把尼亞、以西抱尼亞”等，都体现了区别性原则在国名译词用字优选过程中的作用。

（四）选用或改用书写更简便的字

汉字发展过程中，简易律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7]817}国名译词的用字也有书写简便的要求，所以简易律同样是译名用字优化的驱动力。

葡萄牙（Portugal）的音译名有“葡萄牙、葡萄亞、葡萄雅”等书写形式，主要区别在于尾字用字不同，最终“牙”字胜出，“葡萄牙”成为通用书写形式。而根据我们的考察，《海国图志》中葡萄牙（Portugal）的音译名多被记作“葡萄亞”，被记作“葡萄牙”的频率不及前者的一半。最终原来使用并不广泛的“葡萄牙”成为通用书写形式，究其原因，应该是书写简便的用字原则发挥了调控作用：“牙”字笔画数最少，书写最为简便。同样，西班牙（España）音译名书写形式有“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等，最终也是“西班牙”在优选过程中胜出。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俄罗斯（Orus）的音译名书写形式有“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戔羅斯、鄂羅斯”等，使用较为广泛的为“俄羅斯”和“戔羅斯”，最终书写较为简便的“俄羅斯”成为通用书写形式，沿用至今。同样，“奥地利、波兰、土耳其、英吉利、墨西哥、巴西”等书写形式沿用至今，其他用字相对繁难的形式被淘汰，也都是汉字简易律调控的结果。

（五）同音成分选用相同的字，尾音用字尽量类化

国名译词用字之乱，主要体现在外源语词的同音成分译为不同的字。因此，在上述原则的基

基础上, 还需注意对不同译词中的相同语音成分选用同一个字记录, 这样才能使音译用字规范统一。统一的音译用字还可以取得译名类聚的效果, 特别是尾音用字。例如尾音分别相同而用字基本上统一为“兰”“斯”“利”“亚”等, 就能让人把尾音相同的国名类聚到一起, 形成习惯后这些尾字就可以具有国名归类和标记的作用。如以“兰”作尾字的书写形式在上述材料中有荷兰、波兰两个, 从外源语词来看, 它们都是以-land 结尾; 其他如爱尔兰、芬兰、斯威士兰、新西兰等, 也以-land 结尾, 现行书写形式也用“兰”字记录, 于是形成“兰”字国名类聚。以“斯”作尾字的书写形式在上述材料中只有俄罗斯一个, 其外源语词以-s 结尾, 其他如毛里求斯、塞浦路斯、巴巴多斯、洪都拉斯等, 也都以-s 结尾, 现行书写形式都用“斯”字记录, 于是形成“斯”字国名类聚。

为了追求类化效果, 外源语词的尾音不完全相同同时也可以统一选用某个字。如以“兰”作尾字的乌克兰和以“斯”结尾的突尼斯, 其外源语词的尾音并不跟上述“波兰”“俄罗斯”等相同; 在上述材料中以“利”作尾字的奥地利、意大利、英吉利、智利等, 其尾音也不完全相同。在上述材料中还有以“亚”作尾字的玻利维亚、哥伦比亚, 而其他如格鲁吉亚、马来西亚、亚美尼亚、叙利亚、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等也都用“亚”作尾字, 形成“亚”字国名类聚, 但它们的外源语词的尾音也不尽相同。这说明音译国名用字的类化并非严格以语音完全相同为前提条件, 可以适当牺牲一点标音的准确性, 换取国名用字的类化效果。

四 结语

鸦片战争前后外国国名译词用字的混乱状况给使用者带来了不便, 影响了世界地理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这种混乱状况的形成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 也与汉字系统本身有关。在使用过程中, 国名译词用字逐步优化, 走向规范统一, 其间表音的准确性、字面意义的积极性、字际之间的区别性、字形书写的简易性、同音类聚的统一性等优选原则共同发挥了作用, 这些用字优选原则可为国名译词用字的进一步规范统一提供借鉴, 对其他外来词的用字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附注:

①本文以同治七年(1868)陈善圻重刊百卷本为研究文本, 同时参考道光己酉年(1849)古微堂重刊60卷本。

②先按欧洲、北美洲、南美洲的地理分布排列, 同处一洲的国家根据现行书写形式的音序排列。表1中的国家排序

同此, 不同国名译词的书写形式之间用分号隔开, 相同国名译词的不同书写形式按照笔画数排列, 中间用顿号隔开。国名译词及其外源语词的确定主要依据国名译词所在的书刊内容, 同时参考同时代其他书刊、学者的考证及相关辞书的词条解释。有争议或国家消亡的排除在外。为了反映真实的用字状况, 文中引文及国名译词尽量保留原字形(包括繁体、异体和讹误字等), 叙述则用规范简化字。

③关于国名译词的歧异问题我们将在《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考察》一文中作专题讨论, 本文不再论及。

④声母清浊和入声韵尾在汉语通用语及方言中并不是必然的语音区别特征, 故不以此作为判定译名同一性的标准。同时由于源语言为非声调语言, 我们也不把声调的不同作为判定译名同一性的标准。受篇幅限制, 本文只考察同一国名译词的不同书写形式的用字问题, 同一音素或音节的音译形式的用字问题在分析过程中偶有涉及。

⑤本文粤方言字音源自香港中文大学人文电算与人文方法研究室制作的《粤音韵汇》电子版。《粤音韵汇》的作者为黄锡凌, 该书是中国首部用国际音标记录、研究粤方言的著作, 于194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⑥“意細班尼惹”的粤方言读音为ji3sai3baan1nei4je5, “以西把尼亞”的粤方言读音为ji5sai1baa2 nei4aa3, “班”与“把”的区别在有韵尾-n; “惹”与“亚”在语流中字音相近。

⑦相关用字的粤方言读音如下: 意ji3 以ji5 伊ji1 依ji1 大daai6 達taat3 里lei5 利lei6 理lei5。

⑧相关用字的粤方言读音如下: 土tou2 耳ji5 爾ji5 基gei1 幾gei1 噤gei1 其gei1。

⑨“單鷹”的粤方言读音为daan1jing1, “帶輦”的粤方言读音为daai3lin5, 粤方言中n、l不分, 故语流中两个词的读音相近。《大辞海·中国近现代史卷》认为“带輦”“系单鹰之音转”。

参考文献:

- [1] 邓景滨. 粤方言字的优化[C]//刘新中. 广东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2.
- [2]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字典[M]. 第2版. 武汉/成都: 崇文书局/四川辞书出版社, 2010.
- [3] 李荣. 文字问题[M]. 修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4] 李学勤. 字源[M]. 天津/沈阳: 天津古籍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2.
- [5] 李运富. 汉字学新论[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6] 梁春胜. 楷书部件演变研究[M]. 北京: 线装书局, 2012.
- [7] 王凤阳. 汉字学[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9.
- [8] 魏源. 海国图志[M]. 同治七年(1868)重刊本.
- [9] 谢清高. 海录[C]//潘仕成. 海山仙馆丛书. 咸丰辛亥(1851)本.
- [10] 熊月之, 等. 大辞海·中国近现代史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 [11] 张丽娜, 李春桃. 古文形体释读(五篇)[C]//中国文字研究编委会. 中国文字研究: 第二十三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6.

(责任编辑 刘 敬)